

河東先生集

河東先生集卷第六

門人張景編

答陳昭華書

辱足下之知過聽我千言譽自念無所可有報其云
而答其訪論詢議者也足下思千道者可也其取于
我者即未敢的然當而受也然不可虛費足下之辭
絕無其說使辜足下之望也或問如何人曰學為人
也不學雖形貌衣冠若人也不曰人也夷狄蠻貊居
于四方之外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風氣無殊焉
不知學所以夷狄蠻貊也學以漸之漸即進止即退

場苗生而離、然秋乃實漸者也游遠方者始出于
庭戶久而至之矣曰將學孰從焉曰從于師成于友
師者傳之者也不師則無以正琢玉者必求其工工
能精器乃成學玉也師工也師之不工則玉毀而器
不成旨哉七十子之學也得其師、焉就其工者也
濟大海資于巨航乃不溺學大道得其君子乃不亂
君子之人乎曰安見其君子而得學其大道也曰存
則從其人亡則從其書、者君子之積者也完者也
人亡而行存矣存則由之悟則知之達則揮之土耕
而可以稼書習而可以藝稼乃植藝乃立力勤則獲

之倍心勤則通之與利其斤而伐木：斬而斤愈利
蓋金固剋其木也心固生其行也已行脩則知其君
子之行也行也者君子之先無其行則無其君子也
君子行在諸身用在諸人能得諸人與身一也行全
而原于道：者君子行之本也德以則之義以宜之
仁以伸之礼以致之道所謂正者也曰觀書而欲其
道之正者何取焉曰取于經之正焉道不爽故可取
終身不能盡其理大乎聖人之經也數其五曰百子
皆書也何独經曰百子鳥獸也經其龍也鳥獸潛伏
其林數羣生其性命或毒焉或驚焉龍翔乎天變化

其神乳霈甘澤利下土春夏無之則萬物搞陰陽是
賴之者也觀宇宙則知其域中之大矣誦其經則知
其百子之說亂矣老佛之徒起于夷、謂極于教也
至于中國則莫及其父子君臣之道焉夷不知其經
也知其經則老佛之教何有于夷哉百子老佛之流
老佛之說能惑故小人奉之百子亂老佛惑聖人世
不容霜降而蕭殺死松栢茂焉聖人用而百子散老
佛斃經明焉駕而馳者不出于康逵則覆而顛于險
矣莫能通諸夏也曰子之學何為也曰吾學于經也
曰經在得其誰人焉曰得其孔子者也曰孔子者子

盡得之乎曰不可盡得也得其餘者也飲河之水盈
腹而已身負冬之陽面身而已身曰得之于言乎于
行乎曰行不言則實言不行則詐與其詐也寧實孰
與其實也寧詐服其行用其言行相備者也可稱
矣始者吾不敢期人之知將欲視其可否者自納于
聖人之道焉亦不敢謂遽然至于此也本在學為文
章望乎述作者之畛域脫離浮靡冀其一二之大者
焉及出交其人得其教君之贈褒愛甚厚克謂若孟
軻楊雄韓愈之流安敢異于斯言哉每抱惕惧罪責
其生且聖人之道混昧也久矣孤而復危豈足勝其

河東集卷六
三
楊墨釋老衆之為害哉孟軻韓愈尚不能各排闥其
二者况我之能：總其二君之力乎徒祇見其不自
度量之過也足下示書又若數君之言使我將何處
也不可不為足下以言之矣慮其尤數君与足下妄
稱于我者則試使觀其道焉

荅臧丙第一書

吾子遺我之書辭意皆是也然我謙、不敏退讓于
吾子者以我之所守非已之私者也乃先聖人之所公
傳者也故我得直其誠而不謝于吾子耳吾子言既
止于古心亦止于古矣止于古者是為公也得其公

而豈以私責于我乎乃觀吾子之書而達吾子之意
使我昭然弗惑于中也誠為君子哉吾子能得此道
而行則寸而日進之安而時馳之將見吾子望我之
門而入矣入我之門則及乎聖人之堂與窺乎聖人
之室家是謂吾子達者也達于此者固為難矣吾子
勤而慎重之我之今日能至于是者始由吾子之道
而來吾子能如是也我得以一一而言之耳嗚呼聖
人之道傳之以有時矣三代已前我得而知之三代
已後我得而言之在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執而
行之用化天下固吾子與我皆知之耳不足復煩于

詳也昔先師夫子大聖人也過于堯舜文武周公筆
周之德既衰古之道將絕天之至仁也愛其民不堪
弊廢礼乱樂如禽獸何生吾先師出于下也付其德
而不付其位亦天之意歟有由乎付其德者以廣流
萬世不付其位者忌拘于一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皆得其位者也功德雖被于當時至于今則有闕焉
是謂以政行之者不遠矣先師夫子獨有其德也不
任于當時之政功德被乎今日之民是謂以書存之
者能久矣先師夫子之書吾子皆常得而觀之耳厥
後寢微楊墨交乱聖人之道復將墜矣天之至仁也

婉而必順不可再生其人若先師夫子耳將使後人
知其德有尊卑道有次序故孟軻氏出而佐之辭而
闢之聖人之道復存焉孟軻氏之書吾子又常得而
觀之耳孟軻氏沒聖人之道火于秦黃老于漢天知
其是也再生楊雄氏以正之聖人之道復明焉楊雄
氏之書吾子又常得而觀之耳楊雄氏沒佛于魏隋
之間訛亂紛用相為教上扇其風以流于下下承
其化以毒于上上下相蔽民若夷狄聖人之道隕然
告逝無能持之者天憤其烈正不勝邪重生王通氏
以明之而不耀于天下也出百餘年俾韓愈氏驟登

其區廣開以辟聖人之道復大于唐焉王通氏之書
吾子又常得而觀之耳韓愈氏之書吾子亦常得而
觀之耳夫數子之書皆明先師夫子之道者也豈徒
虛言哉自韓愈氏沒無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
將紹復先師夫子之道也未知天使我之出耶是我
竊其器以居則我何德而及于是者哉吾子之言良
謂我得聖人之道也則往之數子者皆可及之耳求
將及之則我忍從今之述作者乎今之述作者不足
以觀乎聖人之道也故我之書吾子亦常得而觀之
耳吾子能以此期于我、豈敢輕言報之哉

荅臧丙茅二書

吾子再遺于我之書觀之堪三復而嘆嗚呼聖人之
道果在于我矣吾自梁溪魏從我者三人而已請其
教而尊于我則往之數子依吾門而是居未若吾子
之好我也屈已之道勝已之辭推而廣之使我誠之
非其賢而有文篆而有勇則焉足以言徵之哉增之
以既高補之以不足雖古人亦難于是吾子之言誠
為多也独能于古者則吾子取之于六經六經之辯
其文兼其政遂其用簡于人其功扶于時吾子得之
而不為已之善取而讓于人讓不在人必在于道吾

子之言于我也果在于道矣讓其辭而取其道我足以勝其吾子之取乎吾子取之于六經誠是也辭之于我誠將報其可而已矣文取于古則實而有華文取于今則華而無實有其華則曰經緯人之文也政在其中矣華無其實則非經緯人之文也政亡其中矣政亡其中則理世不足以觀之也六經之文各有其政得而行之者鮮矣未有不得而行之者也吾之于文得而行之也有時矣吾子今取于我也非不知吾之得也將責吾實之可行也不可行也故知吾子之好我也在于道哉吾自得于吾子道彌光矣文

之冀于古我心之久于是捨其辭而不足復其說也
吾子言曰子慎而重之使我尊于古也敬而脩之使
我專于道也勤而行之使我力于教也謙而守之使
我備于德也巽而言之使我危于辭也矜伐于今之
丈則世為我之罪人矜伐于古之道則我為世之化
主之言也謗取于小人不取于君子若取于君子者
則吾子之言也不得謂我為古矣吾子遺我之書蒸
蒸焉如言之不能及蓋憂于道也世何得于斯人哉
我何得于斯言哉嗚呼我不復憂其文之困于時也
將困于時則我有吾子名矣若吾子不在此則我

文之與道也豈能昭明于先師夫子乎吾是告于吾
子不憚言之數也時有聞于我則道有幸矣豈独
我身之是為利也哉

答臧丙第三書

孰謂吾子不仁吾不信也順于言而強于道全于力
而公于人尊我之誠能盡于此誠之尊我若是也則
三有其說始言于予曰子違于古文矣并諸聖人之
堂將入乎室也再言于予曰子之文克肖于古聖人
之文也無以矜伐取謗則与先師夫子之文並而顯
之亦不廢矣又言于予曰子為宋之夫子矣如是也

數斯深矣言也小漸于大是曰其順言也義止于古
是曰其強道也晦用于明是曰其全力也誠推于賢
是曰其公人也如謂吾子之不仁是吾不信也予不
材德無盡在于此苟虛其已而授其言則使二三子
鳴其鼓而攻于我豈能遠其二三子也若其吾子
之言有可疑也則我將復之而已我之言曰聖人之
道果在于我矣吾子惑之曰聖人之道其果在乎其
果不在乎夫聖人之道其果不在乎我也則我之迷
作也何不取于今而反取于古也專于政理之文是
我独得于世而行之聖人之道不謀于已曲乎其志

後乎其衆是能及此得不謂果在于我矣又若夫有
學聖人之道者孰曰聖人之道不在于我也曰果在
于我也夫聖人之道學而知之者不得謂之為果也
生而知之者即得謂之為果也學而知之者皆從于
師以得之也得之不能備耳我之所得不從于師不
自于學生而好古長而勤道況今之人溺于華侈奔
于勢利能求于身能忘于道我若從其師以學之則
隨而亦化之矣若學之曰果也似有薄于道哉今之
學者依于聖人之道罕能周而達焉若學之不在聖
人之道則不謂之為學也能學于古聖人之道則是